

中国名画家全集

齐白石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名画家全集

虚谷

著 • 梅墨生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虚谷 / (清) 虚谷绘; 梅墨生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12

(中国名画家全集 / 陈传席, 张志欣主编)

ISBN 7-5434-5443-2

I. 虚... II. ①虚... ②梅...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J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8223 号

责任编辑 / 张天漫 张子康 刘峥

封面设计 / 张志伟 郝旭

版式设计 / 郑子杰

制 作 / 安鸿艳

中国名画家全集

虚 谷

著 / 梅墨生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制 版 /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 利丰雅高(深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30 1/32 8.75 印张

出版日期 /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58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前 言

王亚民

画者，本于天地之灵气，结于人心之妙想。画家立于天地之间，万象在旁，神思融趣，忽然划然，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所闻所感；绝叫一声，纵横万状，以成精品。吾国绘画渊源有自，自晋顾恺之，千数百年来，流派林立，代不乏贤；洎乎南北，哲匠间出，风格迥异，自成风范；浩浩长江，巍巍昆仑，不足以道其高远。后人欲知其详窥其妙，亦难矣。

予生不能为画，而纵观古今名家之作，与其一时不得不然之变，始知法后能知无法。前辈有言，此道中尽可寄兴，其然欤？展读历代名迹，更觉其法如镜花水月，宛然有之，不可把握；而其无法，如长天清水，茫宕无际。

吾社襄集今古，选历代名家之尤者，道其生平事迹、画论理念、技法特色、前传后承，使览者窥一斑而见全豹，知一画师而晓一代之画，读数十名画家之集，而知吾国数千年绘画文明之概况。

盖因年代久远，战乱频仍，名画流失损坏者不可胜记。因有名家而画不存者，有画虽存而寥寥几稀者，有画家虽名，而其生平行藏不见于记载者，是故图文存世不多，介绍不可周全，乃使数人一集，聊胜于无也。

昔欧阳询编《艺文类聚》有云：“欲使家富隋珠，人怀锦玉，以为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此集之意也。

目 录

一、生平传略	1
生活背景	2
生平概况	10
交游大略	50
二、艺术历程	65
风格评述	66
关于伪作	208
艺术价值	226
三、各家评论摘录	233
四、年表简编	245
附：常用印	267
主要传世作品目录	268

生平传略



生活背景

考察虚谷的一生，大体生活在扬州、苏州、上海一带，而以上海为他的艺术沃土和终老之地。所以，尽管虚谷不是上海人，只是晚清大批“流寓”上海的众人中之一员，但他的名字还是与上海这个都市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并且由于他在艺术上的“蹊径别开”，而被名列“海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欲了解虚谷，则必须了解晚清时代的上海。可是，较为遗憾的是，笔者从来未在上海生活过，而且，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已经是虚谷和尚弃世后的八十七年了。

在我小时候，上海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一个洋气十足的所在，它是一个梦。当我真的置身其间的一瞬，它仍然是一个梦。如今距我第一次去上海又过了20个年头，其间也曾多次涉足上海，但是，我仍然得说，我还是不算了解上海。可是，我为什么还愿意承当此书的编写？原因只有一个：喜欢虚谷。为此，我也只有陪伴读者，从远方去追踪上海以及有关上海的那个年代，试图透过历史的睽隔，走近虚谷。

据有关资料记载，约七八千年前，上海一带还是一片汪洋。约四千多年前，上海地域也只有现今松江、青浦、金山和奉贤四县、闵行区西部、嘉定区西半部。上海的海岸线至千余年前的唐朝才延伸到月浦、江湾、盛桥、周浦、北蔡、航头、下沙一带。现在的上海大陆是到清代才基本



花卉图扇面

形成的。位于长江三角洲东端这块长江下游的冲积平原，东临东海、西濒太湖、北倚长江、南望杭州湾，至宋朝由于海外贸易和盐业而开始发达。到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改镇为县，属松江府。及至明代中期，上海已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航运业也日趋兴盛，航商们“以鱼、盐、萑、苇之利，乘潮汐上下浦，射贵贱贸易，疾驶数十里如反复掌，又多能客贩湖、襄、燕、赵、齐、鲁之区，不数年可致巨产”。（弘治《上海志·后序》）松江府“土产之饶，海错之异，木棉文绫，衣被天下，可谓富矣！”（王鏊 弘治《上海志·序》）可见，元明以降，上海迅速发展，其经济、贸易、交通地位迅速提高。逮清朝乾、嘉之际，已是“迢迢申浦，商埠云集”，成为名符其实的“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嘉庆《上海县志·序》）了。因此可以看出，晚清之时的外国列强之所以垂涎上海滩，是基于他们早已觊觎好了这块远东肥肉。

“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港已与国内外建立了北洋、南洋、长江、内河、国外等五条航线，南北方和内地的各种土特产以及海外的珍奇异宝都到上海县集散。”（孙杰《古

代上海艺术》)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揭开了近代中国史的序幕,1842年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使国门洞开,上海成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由此,海禁大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汹涌而入,外国的商人、冒险家、金融与实业人士相继进入,开租界、建教堂、办工厂、兴学校,各色人等、三教九流,一时麋集十里洋场。可以说,上海成为了外国列强侵袭和剥削中国人民并推行其殖民文化的前哨。而另一方面,上海也被动地成为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文化转型的窗口。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传统观念与民主思潮等等政治文化的冲突与交汇,也都自然而然地在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领土上展开。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起,上海接连爆发了青浦事件、小刀会起义、反俄斗争以及抗捐斗争、反美爱国运动等事件。由此,我们看到,上海又成为了反帝、反封建的前沿,同时又成为了“借洋兴中”、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物质文明并进而“强国强种”的新思想的策源地。可以说,在近代史上,上海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

亦由此,内因外因的凑泊,形成了所谓的“海派”文化现象,日益引人瞩目;而在“海派”文化现象之内的所谓“海上画派”现象,也不断为史论家所关注,特别是在历史逐渐远去的今天,人们似乎更愿意去探寻那一段尘封的历史。^①

作为广义的“海派”画家的虚谷,大体生活在上述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显然,上述背景还是不全面的。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还无法确定虚谷准确的居沪年月,但



墨竹金鱼图
44 × 21cm

① 其成果集中体现于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海派绘画研究文集》。

大致可以推定在同治四年(1865年),即他43岁左右。如果这个推算大致不错,那么,此前的虚谷还有四十几年的人生,按现有资料,我们只大略知道他主要活动于苏州、扬州地区。而且,其前半生行迹十分迷离,这给我们研究他带来了困难。尽管如此,虚谷一生经历过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是肯定的,而且,他经历过鸦片战争、小刀会起义、太平军起义以及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肯定的,特别是太平天国事件对于他的人生道路所发生的作用与影响是非比寻常的。应该说,虚谷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人物,虚谷艺术更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的移民潮为海派绘画的兴盛带来的重要契机。^①

虚谷所生活的道、咸、同、光时代,正是中国社会逐渐走下坡路的内忧外患的时代,当然,也是中国的历史进程转型为现代黑暗前夜。清廷政治上的腐败虚弱、对外屈辱、对内凶残,经济上的国库空虚、奢侈浪费,军事上的国力衰弱,不堪一击,文化上的种族矛盾、封建闭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近代的中国社会,积弱、积贫、积重、积弊皆难返而待返,无妨说,虚谷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痛苦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体现出来的殖民化、世俗化、商业化、都市化、工业化、西方化的近代化特征,不能不在虚谷的绘画里有着或隐或显的反映。尽管有人不同意过分夸大世俗化、商业化和西方化对海派绘画的影响^②,但是,我们衡诸画史,也是无法否定上述三化对于海派绘画

① 《海派绘画研究文集》卢辅圣序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惠蓝:《海派绘画的近代性和传统“内发性”研究》,见《海派绘画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版。



花卉卷

42.7 × 393.6cm

(6~7页)

的产生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的。是否可以说，虚谷绘画已经体现出一种中国画的近代性？或者说，虚谷绘画以及整个的海派绘画已经属于一种传统的近代演绎和现代前奏？这且留待后边再议。

值得提出的是，虚谷不仅生活在晚清这个特定的时代，而且还生活在上海这个特殊的地域。在那个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世俗化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虚谷成为了脱俗与入俗的一个典型艺术人物，让人们为他和他艺术上的“独”而心折。

“早期上海画坛流行的是吴门画风，以苏州周边地区的画家为主体，但从咸丰开始，来自嘉兴、湖州、萧山、绍兴等地的浙籍画家渐增，进入同治以后，就几乎成为清



一色的浙籍画家及其画风的天下了。”^①在虚谷的时代，上海画家之众，可从杨逸《海上墨林》的记载以见一斑。在该书中，共收由宋迄清宣统辛亥(1911年)间本土及外来寓居上海书画家达740人之众。与虚谷有交往的时人张鸣珂在《寒松阁谈艺琐录》里叙录咸、同、光三朝画家计331人，并说：“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亦其时人高邕在叙杨逸《海上墨林》时说：“大江南北，书画士无量数。其居乡而高隐者，不可知。其橐笔而游，闻风而趋者，必于上海。”又谓：“雅尚既同，类取斯广，此风兴起，盖在百年以前。闻昔乾、嘉时，沧州李味庄观察廷敬，备兵海上，提倡风雅，有诗、书、画一长者，无不延纳平远山房，坛坫之盛，海内所推。道光己亥，虞山蒋霞竹隐君宝

① 《海派绘画研究文集》卢辅圣序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版。

龄，来沪消暑，集诸名士于小蓬莱，宾客列坐，操翰无虚日，此殆为书画会之嚆矢。其后吾乡吴冠云孝廉，复举萍花社画会于沪城，江浙名流，一时并集。至同、光之际，豫园之得月楼、飞丹阁，俱为书画家游憩临池之所。”好了，以当时人乃至当事人（高邕为豫园书画善会之发起人）之身份所记述的上述文字，十分生动真实地记录了晚清时上海的艺术文化氛围与境况，足以让后人追索这段历史了。

自鸦片战争结束，《南京条约》被迫签订，1843年上海成为通商口岸，租界建立，外国资本涌入，官民商办相继入沪，工厂、商行、银行大量兴办，上海的生存环境客观上为艺术家生存提供了方便。而咸、同之际的太平天国义军与清朝湘军的连年战火，又促使不少国内富商豪绅携带财富来到列强控制的上海租界避难或经营，就更加速了上海城市资本的积累汇聚，将清初兴盛繁荣的扬州、苏州和杭州落在了后面。上海的生活环境既成为书画家的生存沃土，于是便形成了始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上海周边地区艺术家包括民间艺人大批移民寓居上海的盛况。“三熊”（张熊、任熊、朱熊）、“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任预）、朱偁、胡远、赵之谦、蒲华、虚谷、吴石仙、吴友如、钱慧安、顾沅、杨伯润、吴滔、陆恢、吴谷祥、倪田、吴昌硕、王震、程璋、黄山寿与大批海派画家蔚然出现于上海一隅。我常常想，如果欲研究19、20世纪的中国美术，若不深入探索上海其时的历史，恐怕永不得其门径。在20世纪上半叶叱咤中国文艺风云的几位美术大师，如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黄宾虹、陈师曾、潘天寿、张大千等等，均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思想文化之巨子如陈独秀、康有为、鲁迅、傅雷、李叔同等等亦莫不曾以上海为栖身地。

画家云集，人才众多，势必活动生焉。上海为我国书画社团组织的肇始地，也是兴盛地。从乾、嘉年间的“平远山房”、道光年间的“小蓬莱书画会”、同治年间的“萍花画社”到光、宣年间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豫园书画善会”等，堪称为中国之最，其参与人数之众多与活动之频繁足可单独成“史”。画家们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可以说，这也是那个时期艺术家的与时俱进。而且，上海也是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业的发祥地，如《申报》(1872年)、《点石斋画报》(1884年)等报刊早在19世纪后半叶即在沪问世。

上海还是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肇始地之一。如果说上海是中国近现代美术的摇篮，想不为过。

上海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晚清又是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虚谷就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时代度过了后半生。对于我这个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北方人而言，上海是富于吸引力的。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初次来到上海并在一个大的文化家庭中借住一旬时，终于第一次感受到上海的大、上海的繁荣、上海的乱、上海的鄙视“土”，上海让我目迷心乱又常常近乎窒息。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得以去拜师于一位老书家，整个过程让我感受到上海人的“老派”——传统习尚。这与我对这个城市的“洋气”印象落差很大。然而，它们就融汇在一个城市里，对比而和谐。今天，在这里追寻百余年前的虚谷生平，我特意写此一笔，是因为那时的直觉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相信它对于我理解虚谷和尚有种莫明的作用。

虚谷生逢一个动乱的年代，中年后又披上了一身僧衣，但却生活在一个正在兴盛中的大都市；他曾经卷入政治，终因“意有感触，遂披缁入山”。但他“不礼佛号，惟

以书画自娱”^①，以一个职业艺术家的实质终其生。在这个远东的商业大都市，虚谷“闲中写出三千幅，行乞人间作饭钱”^②，他正是在入俗与脱俗之间徘徊的啊。

生平概况

遍查有关文献，有关虚谷的原始记载不过数百字。最有价值最可征信者为杨逸《海上墨林》与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中所述。其次则以今人丁羲元《虚谷研究》和穆孝天《中国历代画家大观——虚谷》二著为较有学术价值。余者多从上述著作中录出，偶参己见。笔者不敏，亦无新发现，虽曾多方搜寻《虚谷和尚诗录》以期一窥虚谷本人心迹而终无所获。近年常见一些报刊发表有关虚谷绘画作品鉴定方面的文章，着眼点并不在其生平。综合新旧材料，我们只能写出虚谷生平大略，不能详尽，只有期待将来有新材料发现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这位“雾里”和尚。

虚谷，俗姓朱，“籍本新安，家于广陵”^③。新安即今安徽歙县，广陵即今江苏扬州。（〔按〕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有“俗姓陈”之说，不知所据。似应以朱姓为是，因为众多文献皆谓“俗姓朱”。）依丁羲元所说，虚谷俗姓朱，祖上还是宋代理学大家朱熹，那么虚谷作为朱

① 杨逸：《海上墨林》。

② 见《自书诗团扇》。

③ 同①。



倚翠扇面

18.5 × 52.5cm

熹的后人，又在“紫阳山民”等别号中渗透出以此为荣之意。他名怀仁，出家为僧后“名虚白，以字行”^①。他的字是虚谷，以后便以此署名。迄今未见一件他署“虚白”名款的作品。虚谷的祖上何时为何移家广陵？未见史载，我们搞不清楚。丁羲元认为：“历史地看，歙县人到扬州经商是有其传统的。虚谷的家庭也许有某种经济政治的背景，不然他何以在太平天国初期正当‘而立’之年就能在清军中以‘参将效力行间’，显然是有些来历的。”^②我以为此一虚设虽落不到实处，却颇有见地。“粤匪（指太平军）乱时，以参将效力行间”^③，这表明，虚谷为清军参将约在咸丰元年（1851年）前后，他在咸丰三年（1853年）“意有感触，遂披缁入山。不礼佛号，惟以书画自娱”^④。

关于“意有感触”，丁羲元《虚谷研究》曾转述钱镜塘（按：该书误为“塘镜”）告诉他说：“直接原因是由于太平军对他采取了宣传工作‘攻心为上’。”该书说，“这一

① 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

② 丁羲元：《虚谷研究》。

③④ 杨逸：《海上墨林》。



松风水月扇面
18.5 × 50cm

‘秘密’，是虚谷亲自告诉给汪仲山，而钱镜塘又是直接听汪仲山说的。汪琨(1877~1946)，字仲山，也是安徽人，他曾长期在上海城隍庙等地卖画，与虚谷住在一起，因此交往颇多。”此说，笔者以为大体可信。不过，虚谷歿时，汪仅20岁。至迟，到咸丰三年(1853年)，虚谷31岁时肯定已出家为僧了，因为该年3月19日，太平军克南京，改名天京，随后东攻扬州、镇江，在此形势下，虚谷受到太平军规劝，内心发生了巨大的思想变化，于是出家为僧了。杨逸“意有感触”四字颇妙，将其时的外境况含蓄地概括了。虚谷先为朝廷效力，在行伍任中下层军官，现在突然改变政治立场，便以遁入空门为上策，因为“方外”是没有世俗的政治与阶级倾向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虚谷并非真的皈依空门，他“不茹素、不礼佛”^①、“惟以书画